



江戸繁昌記

四篇

~~88~~
1048
4

逍遙文庫
文庫6
1988
4



地
12
天

保六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戶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繁昌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其字樂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墓，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不知其人，焉能悉其止不悉，或誣為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孟子之時也。以大瓠朝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
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
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
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釧又來。於是乎
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
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小違。辭嗟夫聖賢而知聖
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它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
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開常例。放參亥柝，捐々打更。性打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擊擊。則筱泮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款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

擁火桶，置鍋燂羹，使紙當扇，撲々有声，為玉潑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

年來月大災，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賈，倍次雜

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兮禍之所伏。競豪花時

月極奢燈節二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射鼠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盛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懼火數庫一灰魯人不能為長府時未
周噫意巨資索噫息已矣通街地券一且奪人沒西有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鋪四也土着地主遠為天波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卿
之薄命今則連鴛兒了鬢恩波衣着並辨於鄉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奴暗
暗飲淚故意會西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上欲立而方人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遭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後也我回也今不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伏果報本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鳴六百初篇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少得意因屏迹墨水買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領波水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等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妾甫七歲
始帶陷泥適當假館繁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務凡物經火肆上斯七久無災或有却好庶經火復發

言未畢析声急飛叶報涌街火起呐喊翻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方

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脫姑蘇

軍楊妃迷馬嵬籠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燬數百妾

媵放王氏閣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娼妓有烏

聞初注司氏經營法例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竟難出門北開溝環三方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奴等追惑向溝謀步

脂粉流賊所
謂鉄殺水也

桃花流水蓮華拔泥人却隔烟喚小妹樓婆踏火導
了兒兒嚶々叫苦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呀謂
一炬焦上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歸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筮波峯白野雲含雪贈殘魚細江風尚冷禹廟鎖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
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聞得婉轉一声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
出左顧右盼躊躇覘篋了兒反唇道可恨汝高言
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須一兒豎，冒道汝，後音急叱，曷却責我，繁々喃々，執
爭不已，忽聞鶯兒唱道：我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聲，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攏了鬢，篋錦褥，奉盃獻嗽，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礶，理玉飾，
綵拭光，禮六浴用巾遂令粉姝，梳翠鬟，去點雲，盈手握，
餘魚叱，酥雨濡，梅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疎影曉鶯，單潤香，
紅粉勻施，靚粧始新，恰好反菁烟足，仗起更久，忽看
小妓等，贈贈什々色々，又陳又實，金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我姝
一々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近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禮云士於大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處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願謂子路曰取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鳥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幫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願師人道，先禮家好畧言問。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駒方在後
方纔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者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着了兒排一
酒肉諸謔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只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殊待約間
倚紫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鉤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桂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太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昃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即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鏡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後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水
宮羽穩叶詞意清矧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杏渺

淒婉商調，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姝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頓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窮。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熨，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趣灰恐後，私覲有禮
役志，干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礼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法，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焉。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于花川戶樓榭，至斯漸盛。縱葺橫築，斜達
施北，判今片橋而止。為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葭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洛神手招，湘妃目挑，水路之便。
為港况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
花對觀，花瓜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舄岸邊簇花，夏而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

無秋掉月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絲嬌曲
江頭又方假虎邱閑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墨吟虫秋而無
白髭神祠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劇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七敗策曰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待不
內顧命婦孺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孳至蟻群農推
商推與觀祭禮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對千捉祛執帶諱々誘慾々勸其已甚者紛手奪足
謙而抱上言請喫茶去食烟去兒早供茶快奉火妓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不其奔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虛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一命南中女甚陸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公今乃奔忌
岸莫臨行家嚴誡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强中道速趨主一魚適勿少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顧蟹行

險虎視

脚少施眼少斜道心惟微

早被那夥活捉了祭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入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
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牆欲問梅樓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去客慨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參
府以還職勢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夫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一夕妻豈欠十金備盲
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口叱若盲某在此下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
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
來點未受爾首若如何把我辱倒公且古原是公花
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句下道我公賣固是未知
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已万惹利害豈莫誤官等
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辭塞搔首道是々
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
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綠陰先生江頭春詞一首鈿其二證繁華詩云嬌
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翻

翩戀着看花人

簾上鈎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髮來報劉郎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

樣本邦呼小偶姪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尊嚴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

日拳螺堂所拜觀音樣並悉立今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摸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様亦似數

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肩與這目亦一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眇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夕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李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沛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則彼影亦沒

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平志箇邊播鼓彈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

戲往回售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樓々疏外招毬燈

疏內燒華燭力星連光明欺晝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嘲弄紛謔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昌若此請少解嚴微晒何費上頭人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緋荷僧着赤衣巾執赤轎道俗世謂之半田緋荷半田地名緋荷穆神世言穆祠狐依狐媚想巧否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控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癩生々
々緋衣上座汝每夕磴茶妓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磴茶側微可憐早晚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辨得禮錢否千請方謁此為
第一義我有肯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人上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腹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倂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瞞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請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真大醉耶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取謂千金人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
落媚汝為那郎沒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人原來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吉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自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嫖妓之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有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組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
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展錢開步
來時憂々鳴斬新組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挾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上是以屏障畫席衆客混夢俗謂之割床管
氏割席同榻戴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邂逅道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與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與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髭髭願為襪纏君踵比縮如有所為帶攀腰之願為禪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為侯
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夏深實熟望君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晚空枝願不寔故欷歔假泣把玄鬢

置他膝此膝可憐看地運指送唾上唾自惡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涎下此涎可憐軟手撫脊道吾娘身
遽為此言吁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肯聞上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沒二言愧箇腰刀割雞何用牛刀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畎畝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舍太江戶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澆香魚秋則山尋黃

草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墜寒窗上。
峰團樂擁紅爐，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爇肉覺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戸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去年，那災奴家。家初馬喰坊，
而延燒。翌寓卷坊。在日本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煨。遂賃京橋
龜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著，效莫存。豈不苦聞如王鄉，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戸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幼。山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戸

予亦妙年掌扮櫻丸

院本天神記可謂
管公衛

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五揚

使女兒悅使父老泣

自西自東
無不忍服

通遇江戸客遊

一遊一豫為
田舍度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實頃木挽坊觀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少掌任和泉坊。在塚以故與簞助。今三津
五郎松之助。今紫
若
源平。今割照世。今百等識西河岸也。地蔵藥研堀也。不動
尊每々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譽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託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遲。芦花深處任風吹，醉掃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挾不知何簿客哂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與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鈔錄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辭賦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晚我將為黑頭公思卿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遽期目今可期有？近貨當
路家某託散口周旋米此託十分可期即日得報
先送數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賤幾不厭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來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太中万不幸壞那期設這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所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說休費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膝下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說何等不學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干若狗若豕不堪受汝澆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遠有聲南無阿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衝心左屏之笑聒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攪睡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慚七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仰淨財全盡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絲畏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釋多羅三菴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勃如何眠得醉語高低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為賓汝少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客爭擘欲掀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眠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遣今酒弟眠々々客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臾為礙妓不得已丟衾扶起客便浪踰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沒所下足沒所投困得腹急喝道叱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接羊未嘗以集未
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姊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槍榆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扇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焦土而假葦而客亦盡往然所
謂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奚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人政同轍大人所為小人固不
知也北冥而鯨遊為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雖昌於鵬
其何聞大文亭亦似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
所也猪牙依舊抹待乳山惟声比常落日本堤豪客
原厭紛雜名姝怕泥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
情知有寂寥中了兒也雛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
他皆訴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
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
夜殘更睡偶醒遠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
明一了兒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狂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除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華礼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兇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關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吼声信々遠聞

畫鳴

一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鳴去江戸十四里記中有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車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館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鳴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携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鳴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瀕可一里周迴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崑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朝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鳥之南天万里一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暈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島嶼點綴或欹或側，富峰突兀，擊雪於翠螺之西，雪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潑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島一葦，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鳴口屠沽，擲此一酌可買。石徑曲折，幽樹疎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蓋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屐樓之想。據崑嶺瀾瞰石，怒水渦龍出，鼉沒于峭絕，墜下膽寒，毛豎不可久留。壯觀可知。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步，爽氣挾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為鳴之東邊，漁蛋占崑，人烟慘澹，步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崑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凝，可謂活筆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崑，或負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靈鳴，翌雨霽，風收，彩雲搖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和彩峰鳴海。

濱人民伏沙祥彩，婦依渴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
祠安神威靈千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笄，脫襲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蓮
蓮步，不慣履土，為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脰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
照步相顧，相答輪夫昇空，與啣烟管，遙殿於後。穉兒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媪額手仰，蓋萬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惟
災假館未就，吾官便拉，所親上頭遊，皆道：向呀從視
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好笑。

仙妹原來困踐沙，况涉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賽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妹乃據崑角俯幽宮，幫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姬，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姬
妹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者，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帝
亦海帝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帆。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靈之所，豪含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突畏初不甚欲入
汝洞亦不知容幾萬金畢
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
買炬炬洞遂繞移步幫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
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
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窺低々道若有
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品
課蚤探魚早首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垂髮倒海少
間無信忽看瀾倒處抽頭嘆潮客顧呢道那是所謂
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教大石
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向直岐來師
太子翌王仁米猷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
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
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奠禮然未詳其所
及 璆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干朱雀東鄉
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叔
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學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
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鄉學皆建而文
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權
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遠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焉其人而其政奉其世而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
列侯劬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
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濡我
鯁生文字為生呬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反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古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况今古之不古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回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席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攻史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每遇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捩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將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廝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巨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否舞雩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欠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嘗
孟未嘗試言何如汝喻利汝餒氣汝欺己汝愧天豈
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
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
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答己爾不知
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貴人面
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
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
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
汝近欲干某侯人車求緣插木為脚方纔拜家老思

是鉤斗祿意所為汝曷不羞媚奧媚寵並獲罪於天
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
我說喻汝且聞汝梳擺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
談經義却是世間多由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
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
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
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也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焉
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吊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
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
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子類
先生汝亦可謂勢拔管攻墨討荀論呂讀不可讀會
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
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
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
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惡智為鑿也聞汝亦
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
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
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
於世道復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默識妨之
何害愧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
汝等近々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詭訪假取樂花
字則花不醉墨山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
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魚懲若奈
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
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肖衣著鬻書典及
書籍治遊魚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肉節
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惡子矜挑達經義所戒耶

郭學步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頒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汕阿為古汀勢箇衣濃時欲寧加并那是
不那時世按戟乎此听是塾無用便魚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彙源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湖黨童子違忙來報先生
既臨迹早參講衆生書睡發挾書而起魚明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橿籬屏
內水繞其外上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入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以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寂亭建榭連接延北並絮以待
遊客迤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開七秋草日出萬葉集
枯梗為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未開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煤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夕比其飄零適遇墨水

櫻開園雖滌香客爲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茂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嬋妍使人日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嘍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開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々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父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上人數箇淡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爲少然不屬民家委茶菴湯亦無所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末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閱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兩那惜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辨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譁頓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駁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々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八笑道七汝無學排諧爾非平京也排諧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火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冥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日
叶屋部馬鹿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比富本清本並曲曲孰優未聞名主宣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俗問不聞末代之辱通語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識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紙筆運思尋句或埋首
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
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思風但以酷佳苦對一
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
一生道弟你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
了數遍喚羅藻堂建立聲一般也似馬鹿
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叱
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
句綴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思得如我三
十一字

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速以此
貴思以此互軌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俳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
而足易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外謂不
可解忽覺
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
姝微行問花教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
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嚙袖之陋緩立花
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衆位喫
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高之藪佳園名莊十白何限花木之淵
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奚之好梅者富於梅愛菊
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爰極且如

梅園之富，權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日記斯一區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木野梅也。官梅也，緗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多葉紅梅翔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舂，人影闌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餐。眾客便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等？主人不肖，賓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首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中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僧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首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醫者行膝看商者，行李早着，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着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萬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裝照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得，既又新感。

感客道。王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人。俗問套語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鬼田川池在鬼田川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鬼田川池在鬼田川開帳數所，淺草從繁，兩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主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說主道冬早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橋，幸々前日一兩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蘿蔔俗曰天根

極貴比常三倍。一本一桶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謂瘡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蓐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服一人婢報賓臨，主納頭道少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肩，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容道。博士汝住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邊客道。聞醫人出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少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憐可客道如然。卿手可戴師道，曷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苦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同。其理且比他鬻身五年。我

賣手五十按六折通例五十錢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唐土亦有按

廣感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廣孟子所

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生先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己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京師清水觀音開懷于長谷寺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以緊師道諾便偏祖極力按先生荷以

欲不為左祖得哉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主師道

有若無原來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庶人升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可憐意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首點國中學童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學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王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話頭聞係貴列果然麼乙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上列河內郡本吉田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朝臨死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沮半途虧切次享保廿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輪水役徒一日七十名結謀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分呈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人等手僮或不獲贖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算之費聚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從辨之無遲滯證據覈實今凡其請地方吏民一體知之甲道今果出麼乙道事在我費足時分後未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西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缺乙道固陋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機技出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復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輕業師，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
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權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易初，不行
貨，我誠汝勿惜，一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彼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出駒都俗謂戲言出金，出鬼並好，出駒甚
惡相，視開笑乙道：「南蠻樓上，河編名肆一酌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書間寂寞，逆旅常况，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犬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繁昌記
副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藻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閱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
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下門犬睡于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歸道不可思
議々々々々今日西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切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絞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悵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繫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步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猶繫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馮昭代之繫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一奇于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惡々不動
脚便亂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繫昌記嗣出
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也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為自繫
昌記出來都下遇諸誰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走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莫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衆人
內自訟已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以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陋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故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取真儒遺實學褒贊儒擢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何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舖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宗
爨於鉄杜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舖之源亦濫觴
于此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管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女管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俾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公業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況平川祠當劇街卷况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請教兒手依問諸筆阿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箇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擎恣意縱遊一日飛紙爲
一日乘竹馬廿日放淺草一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鑿朝兼晴鈴々弄金魚且噉所愛黑黒牙
白白爪赤赤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施石誤于某門
門監那那熟捧捧嚇兒伏其使那斯脚麻軟不能復
執捧情願是望々々朝前神樂基一祝

鳴笛一巫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吹紙挾柄祝
凡揮且運往一回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爭擲只
看錢數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直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數甲叫乙應隔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兄弟親疏能飲能食前後婚禮不
彼此通用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忘
得不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少養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萬奠一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奪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因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斂強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婆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味醉偶如斯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竟屍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禪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事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專快避歩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乘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
重吏為貴君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胥
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穉稼
穡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平生不知農重
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
々々不知果會武麼跨劍其術未必會立鎗其法未
必習何武士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輿乃馬又捨又
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自尊嚴及來宿陪話
間我故意試叩壁間字所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
知不知客人不相識字顧左右言他出々何士人癸叫大

樂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
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
君視商商倨傲由士屈商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
往酌圃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臭亦
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
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
指挾龜頭行溺繩々溺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
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
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殿宇翼然，秀于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教箇士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星濕通謂下坊闔於山手。南北高燥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土尾三藩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官等實幸，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玉通語風俗家法一徇，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帳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姬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禮，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已出米符。俗間，至八十八必頒毒符，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達姬哈々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講七谷，士擗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道請問汝六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軀道古所謂伐性之斧。斯後而知斯語可想嗜欲之節為第一義。士道確論想然。但汝等絕欲幾年時分。軀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折。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輪轉材角。轉々幹得揚。

波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陰亦陽。大往小來。材木則直方。人履齒則跛。能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而豎梯子。于木止。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橋。打使上行。負背非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橈。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揚于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鬚不困。干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及身，倒乎後取，謂顛顛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干
天後入下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角乘必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為
絕，五常易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焉。今秋七月十五日，姬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焉人，雖好焉易，害斯道要繁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洊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旦，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與別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苟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占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為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兩屐，六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欤？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
是非意，所有便教人，总是非爭買炒也哉。好々嗚呼，居
士亦是筆尚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93044